

牧

津

卷之二十五目

守正上

董仲舒

魏朗

貢禹

嚴彭祖

張禹

陸康

孔融

張磐

荀淑

樂運

辛瑯

沈慶之

江革

二見

楊逵

王 罷

賈 瑗

李幼廉

石 曜

榮 毗

敬 肅

吳 良

王 承

臨川王映

殷 羨

劉 湛

韓延之

蘇良嗣

戴 就

蕭 引

劉齊賢

顏真卿

二見

張無擇

裴寬二見

李繪

陳泰

何澤

牧津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仲舒

董仲舒爲江都相，專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舒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
爲事。

以禮義匡王不難使敬憚爲難卽此爲格
心。

魏朗

魏朗少爲縣吏爲兄報仇亡命後從博士郤仲
信學春秋圖緯又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
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
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

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徵拜議郎，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黨議免歸。

公忠亮直，朗可不愧，然不免爲兄仇之故而甘作亡命，何耶？豈友于之愛不可解，抑傷心之恨無所雪乎？余每謂我朝之政，尤軼前代者，在麗碎一事，殺人者碎，國法嚴明，何必報仇，乃能償死，所以生殺之權，盡

在上而不在下，民歸禮法，此其一端。

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官府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貢少翁以免冠何可復，一去明志，乃終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廉直爲天子所憚，人生亦何必兢兢此進賢也。

嚴彭祖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曰春秋之意在
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
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
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
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
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經誼誠高故不嫌爲宰相卽不宰相于經

誼無損也。彭祖侃侃自信，真不愧經明行修之士。

張禹

張禹建初中，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察冤理枉，深幽畢到，子胥有靈，正當默啓。

陸康

陸康祖績，父褒，皆有志操，遭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

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責在愛民、昔徭輕賦以
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民從化、靈物
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
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
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蜮災自生、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踏亡王之法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
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靈帝時，政事所當言者，固不止此。乃民田畝斂十錢，尤爲瑣陋。

孔融

孔融在郡教選，言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

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晉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于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無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乎、融敏容謝之、人之貞邪、故無定質、國之用舍、亦無定衡、要以乍佞乍賢、必其知人、尚無真鑒、若以

作好作惡而漫無主特，又其下矣。郿原之箴孔融，可爲任情用舍者藥石。

張磐

張磐爲交州刺史，時羌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荆州刺史度尚懼爲已負，乃僞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自膺甲冑涉危

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窠，冒近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雖以一腔憤鬱不能自平然亦恃會故見
原功罪不致終枉

荀淑

荀淑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
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
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
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交

荀季和真不愧賢良方正之舉，但閒居養志，安得產業每增，以贍宗族知交乎？

樂運

樂運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

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昏暴，運與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以萬年丞不憚直言，爲京兆丞，又何畏避。

辛琛

辛琛爲滎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醉，輒令閉閣。曰：勿使辛丞入也。後爲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

李崇崇多不納，後加南梁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方正長史固不易得，納方正之刺史尤不易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

非此公力持正識。恐在省愈久。則待轉愈切。

江革

江革歷官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潯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

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華名，厚加接待，華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執，延明使暉作歆器，渴刻銘，華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華厲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華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

牧津

卷二十五

十

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後卒、謚強子、

江休映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強子之謚、妙稱、

楊達

楊達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真有一隻眼、

王羆

王羆爲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衆，俸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

王羆之意，在不徇權貴，然求而不應，其柄在我，置一官于身外，而爲河西人作保障，不更有益國家乎？辭而不拜，其意猶淺。

竇瑗

竇瑗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
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
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
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
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府相右長史瑗無
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還鄴上表
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
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已
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頓默、此母之義
罪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詔付尚書、三公卽封君義、立判
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
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旣于法
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
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

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讐疾，官雖通顯，貧窘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大槩是清操執持之士，而不解諧世。

李幼廉

李幼廉少寡欲，出爲南青州刺史，祖孝徵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爲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

者固請與二兩。孝徵有言，幼廉問之曰：「幼廉，結髮從宦，誓不屈意求人，假欲相頓挫，不過遣向并州耳。」

只不屈意求人，與少亦如多多許。

石曜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武都能容亦自不俗

榮毗

榮毗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越公能識楊達有君子心又服榮毗有奉法之守雖侈僭之人亦自不乏將相材

敬肅

敬肅少以貞介知名。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佐。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古

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混、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得此二語、九錫之榮、無以加此、

吳良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

以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
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爲不
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議曹鰓直或是正人但以無袴自言宜爲
門下掾所鄙

王承

王承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性簡貴有風俗
右衛朱异用事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書
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

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東陽耳。小東陽承弟幼也。

當今羅雀之門，乃故多大小東陽耳。

臨川王映

臨川王映，仕宋爲兗州刺史，留心吏事，令行禁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賈客尚未剝民

殷羨

殷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共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今爲致書郵，政惟恐浮沉耳。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湛真能以禮處人、

韓延之

韓延之爲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錄事、有才幹、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曰、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故事每詢仰、來示有云、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處懷、
者矣、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
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
與臧洪共游地下、不復多云、帝覽書、甚歎息、以
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延之推戴平西、未便爲從正、然人各爲其
主、正所謂事人當如此矣、

蘇良嗣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

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喻，便令棄竹於江中。

囚採竹中使，非素受知人主，不能爲，亦不可爲。

戴就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

錢唐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血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正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上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宜○申○斷○寃○毒○柰○何
枉○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如○蒙○生○全
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節○卽○解○械○更○與○深○談○解
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宇○宙○間○乃○有○此○鐵○漢○就○之○義○烈○真○霄○壤
所○無○然○亦○須○太○守○果○能○以○死○報○國○而○刺○史
所○奏○賊○罪○真○枉○乃○爲○得○之○不○然○捐○軀○爲○庇
奸○亦○非○烈○士○事○

蕭引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士君子但當計立身本末，亦不必計及免職與否。

劉齊賢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九

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
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
此待之

齊賢非捕鷄人知臣莫若君矣人臣致身
事主使人主如此敬憚何地不可格天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
真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
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魯公之對似諷而實規

張無擇

張無擇永隆初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爲訓乃從李老德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爲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爲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謫嶺表移饒州刺史

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

爲令能恤民，爲司丞，定不肯枉忠亮之臣。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舉
授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天寶初，自陳留太守
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
中人通，數冒賄，寬法以繩治。檀州刺史何備獻
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咸附，帝深加禮。倚
林甫敦復等忌之，貶寬。雒陽太守及韋堅獄起，

寬復坐親。貶安祿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寬惟性友愛。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

裴寬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安得容通賄人。受刺史生口乎。賢奸不兩容。寬之被貶。寬之賢也。但通敏人。又能爲執法事。更不易得。

、李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謚恃勢乞麋角。鶴羽。繪荅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

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語雖排調，意則峻絕。

陳泰

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京貴人至以市牙相待，只不發封，猶未足快憤。

何澤

何澤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爲民強諫，乃潛伏草間。莊宗好恢諧，故亦以恢諧雜之。然其議論自正。

牧津卷之二十五

總

卷之二十六目

正下

范仲淹

二見

李及

程顥

四見

夏竦

二見

張問

傅堯俞

王育

張昭及

劉琮

王師心

蕭振

王十朋

陳仲微

劉甲

王阮

宋嚴宗

葉知遠

申屠

海瑞

楊繼宗

四見

吳昂

寇天敘

劉田

吳廷舉

郁山

王元敬

朱光霽

附關邪

張遼

陸敬叔

諸葛恪

二見

蕭琮

葛祚

袁君正

陸昭符

裴粲

盧光

王鼎

孔道輔

蘇軾

五見

王曾

程珣

沈造

黃震

二見

胡穎

劉初

張瑄

孫子秀

李夷庚

張昂

謝士元

高棊

王旦

季才元

李叔堅

傅弘業

牧津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閔那

明山陰祁承燦輯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爲罷黜內侍云。

文正疏言君側亦深慮乃爾乎

李及

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故繁劇之地。豈能辦耶。條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旣而德明亦不能傷。時人服其操守。惟禮可以已人。此語信然。

程顥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

來境上，竟不入。

此侍中亦大解事。

夏竦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于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英公此舉甚正，江浙間今此風亦不減。司土者不可無英公之念。

張

張周無算來知常州自新法與剛獨不阿時好
歲饑爲言元常平功賑語頗切直累官正議大
夫問廉潔嘗與世衡善問父喪世衡遺汝州
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用父治命亦不納
田蕪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不阿新法正也不受遺田廉也可以持世

傅堯俞

傅堯俞元祐間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

不渝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力行
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
諫院處君堯俞曰世以新法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愠之竟出之于外初自諫官禱郡衆
以法令有未安者必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守知守法而
已嘗知徐州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攷實非堯俞
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臨

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不附安石，不卑郡守，皆是清直中一節。然司馬文正之稱公，不如伯溫之言，更進一格。

王育

王育從太守杜宣，辟爲主簿。先是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四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
辟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王攸詣宣、宣不
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
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
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
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
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
抱育、乃止、

萬年令炎涼惡態、非王主簿何能爲太守

一舒忿

張昭及

張昭及性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櫟陽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不爲得御史地，不見更高于杖僕。

劉綜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

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
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
有親戚在官中未幾出知廬州

當人主特達之眷法而能截然以義自守
真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師心

王師心初除海州沐陽縣尉敗劇賊朱江境上
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
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

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欲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衢州通判、遷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訐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并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

不獻羨餘以希檜意、如此正人、自能保護善類、

蕭振

蕭振出知紹興府。改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天慶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佚涉。鑄秩居湖州。尋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權呼載道。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字。

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

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至哉言乎、今天下移全體而實一肢、恐扁鵲亦當却步、

王十朋

王十朋初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寄語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時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

故學基益共圖。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民乞留。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不肯以學宅益宰相圃，自然爲天子愛養百姓。

陳仲微

仲微謫莆田尉。寓公有誦仲微于當路，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燕。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仲微受牘而藏之固佳。若不受其牘而令寓公預飭其家奴更佳。○仲微召入當輪對，有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如此氣槩人肯受當路薦。

續

劉甲

劉甲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渚之、以爲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病、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決自投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壁告之、且

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州卽日可瓦解矣。曦僭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壁以甲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趨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

撫蜀者，請將事之，有所謂。送禮實賄賂也。甲
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蜀吏討論。絲
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
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割
股以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
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是趙清獻一流人，非特忠實可嘉，其才具
亦自超。○足履實地，居官顛撲不破者，惟
此四字。

王阮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密客詣阮，誘以美官，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抑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嘗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歸隱廬山。善乎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之言也。拂衣歸山，山高水長，王公有之。

宋嚴宗

宋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
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
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唾之曰、三
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
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卽日辭漕使行

伐國不問仁人、何以令、因寺僧之致懇、幸
有辭漕使一着、稍得自處之道、

葉知遠

葉知遠爲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將誣人劫

掠罪且及千家。知遠覺之，方爲明辯，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禱神爲知遠祈福。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

以一不肖子，累及千家。凡有血性，自當爲之申辨。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十一

致遠獻之得其情溶伏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耻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有清操，亦有骨力。

海忠介瑞

海忠介瑞，初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復嶂，民易逃。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初入署，例有公燕，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坐，構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

麥、秔、蔬、芥，旦夕取以自贍。時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鄆懋卿，繇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諫燕之費千餘金，鄆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爲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啻虎，言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是憇令，幾累我輩。

忠介公批鱗以搜明主易，逆耳以忤邪臣。難，蓋炙手可熱之時，舉國若狂，正無奈有憇令，幾累我輩者在。

楊公繼宗

楊公繼宗知嘉興，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卷，附卷案，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此意可以攝解事之人若恣肆而不畏法者豈以磨勘爲意

吳昂

吳昂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昂之邑當孔道過客聞其清約無敢勸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時宸豪方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譴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冒言而進曰始

吾疑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于
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
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
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惟命、寧藩獨怏怏、謂
偏蔽新建人、已而歲大饑、立抽補法以賑、而全
活者幾萬人、

邑令職當爲邑民請命、叛之一字、豈可輕
以加人、故此際持執不難、而解散爲難、

寇天叙

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武宗駐蹕雷都江彬鴟
張所過率以重賄逭于禍守臣亦諷寇賂之天
叙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
洵洵每務持違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
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
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天叙久無所得偵
者竊謂天叙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
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
免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

歛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
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天叙啓具于郊外備
伏廊下嬖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
可動始免以是

駕至畱都凡九月費且不資一一出公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爲困

當武宗南巡捐一身當百責之任者揚之
蔣恭靖酒之汪青湖與寇公鼎足而三何
一時之多名臣也

劉田

劉田授元氏知縣，爲治嚴明，不阿權貴。時劉瑾用事，遣中貴人刺事畿內，所至長吏皆郊迎謁，及入元氏，坐傳舍，召令至，田駕車雍容，傳呼而入。中貴不爲起，田厲聲曰：「咄！閹，胡不爲長者？下坐。」中貴大愕，起呼其徒欲辱之。田前提共一人，擲堂下，召吏縛送獄，曰：「若刺事郡邑，奉何詔旨？吾上書請于朝，中貴走白真定知府，知府大恐，以千金爲謝，不使知也。時郡邑多獻生物，元氏

人得白兔送邑僚佐大喜以爲奏當授賞皆前
賀令田笑謝之乃置酒召丞尉博士飲酒三行
奉炙起屬客曰諸君噉白兔炙否此乃是也丞
以下愕不能對田笑曰與諸君樂飲耳令豈獻
白兔者哉

炙白兔行酒此君豈故欲作此殺風景事
當爾時獻瑞紛其意或以醒在位者乎
吳廷舉

吳廷舉初爲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嘗毀淫

祠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後有蜚語當道按之
卽竹木瑣屑不爽錙銖官家有二子犯盜法並
論死廷舉標其戶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改
行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
辱不如死也吳爲撤之有憾廷舉者令自首賂
令毀門表盜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稍遷成
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
廷舉兵部尚書馬昂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
盜平之改兼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按諸

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額應解、而哀其羨、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考掠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適月宥免爲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

盜不忍以誣廉令、盜乃勝于修憾者矣、

鄒山

鄒山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未艾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

物性
卷二十六
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區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螿君，獨不爲門族計耶。笑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治溫二年，以疾卒。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

非志節堅定不能爾。

王元敬

王元敬釋褐知許州，卽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乘國名知人，于荊州尤極特選。于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反行侍坐如大老。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殺之。願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適以僮應艱，然起曰：公子卽自貴，無求就試。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六

孰爲勸駕者而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晰于治體。

士君子當首重立身。從立身起念。自不必問其所仕之地。大小輕重。無不一執于正。

朱光霽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存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筭，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慚而寢。開府善詈人，府佐以下皆屬鞭笞，獨遇之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微變，人危之，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

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我田。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

拒造

言莊而實玩拒栽田語玩而實莊

抄人

附闕邪

張遼

張遼爲桂陽太守、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地數畝、不生穀、伐之有赤汁六七斗、遼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復斫之、血大流、洒遼先斫其枝、上有空處、見白頭公長四五尺、突出往、赴遼、遼以刃格之、凡殺四五頭、竝死、左右驚怖、遼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木石之怪、夔蜩蝻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以二千石

過鄉里，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事出搜神記，語近于怪，然足爲拘忌者豁
胷次。

陸敬叔

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幸此公會見白澤圖耳。

蕭葛恪

蕭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僊囊。」

僊囊彭侯，正須多讀書，喜記僻事。

蕭琛

蕭琛爲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坐，公私

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
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
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叱咤之雄不能不吞聲避席正氣之磅礴
自爾

葛祚

葛祚爲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爲妖怪百姓
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

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槎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

正能勝邪。自是宇宙間定理。無足爲怪。

袁君正

袁君正爲豫章內史。俗信巫。郡有萬世榮爲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君。君正使檢諸身。于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

于市一郡無敢行巫者。

事後之刑巫不如事前之弗禳所著禱不知何以與之豈君正在病憤中乎。

睦昭符

睦昭符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驟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其事甚怪其度甚常。

裴粲

裴粲爲膠州。土人以旱，勸禱海神。粲憚違衆，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此等舉動，頗涉任誕。然借以聾諂事之庸民，則可。

盧光

盧光爲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

學清
未
吉○凶○絲○人○妖○不○自○作○遂○居○之○光○所○擊○馬○忽○升○廳
登○牀○南○首○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
誠○守○正○如○此、

吉凶絲人洵然、

王鼎

王鼎宰漆水縣憇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
鼎○無○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
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其雅度亦自可人、

孔道輔

孔道輔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擊蛇細事耳，不足爲道輔重，而要以卓然不惑，其立朝之槩，已見于此。

蘇東坡

蘇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軾

拔津

附開

部

卷二十六

七

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不。」軾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黃冠夜來之術，坡翁未必先知，因其自言而隨機立叱，其奸自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識定而轉機速，鮮不爲動。

王曾

王曾知應天府時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乘
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
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
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曾立令夜開里門
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只是識力素定故不爲訛言所動自能定

訛

陳希亮

陳希亮知雋州都有巫覡歲歛民財祀鬼謂之春

齊。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巫覡之惑民久矣。懲或莫若嚴。希亮獨不爲峻法。與西門豹投河之意。寬嚴各有所用。而正大則過之。

程珦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

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
璠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
中逆流而上守懼乃吏致禮璠使復投之順流
而去其妾乃息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
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璠安坐
不動頃之遂定

潯守初投祠具于江識亦不弱惜爲逆流
而上所動程公妙在復投不必論其順不
順也○謹言佛光原無關係惟靜坐乃能

牧澤

附開那

卷二十六

五

定譚

沈造

沈造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卽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脩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一心民事者、一身之禍福、皆所不計、且不

肯媚人而況肯媚妖。

黃震

黃震通州廣德軍郡有祠山廟壽所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拔兵刃舞淫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諒徼福者震見之責其自狀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耳杖之示衆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于庭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封鏞一夕明失所在震以爲妖且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

司、悉禁絕之。

挽愚民之惑，惟在揭其肺肝。

胡穎

胡穎，幼機警，中童子科。紹定間，登進士第。歷官知平江府。所至，毀淫祠千區。以衡州有靈祠，命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曰：『以爲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遂廣其說。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人，穎

徽僧昇蛇至、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怪、又其
蠢然、遂烹之、遷京湖總領材賦、頴正直剛果、切
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強禦、一日輪對、理宗曰、
聞卿好殺、意在折獄、頴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
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以爲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此君大有
禪解、

劉初

劉初知邕州日、時當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

牧津

附關

邪

卷二十六

夫

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
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
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初惡其惑衆、乃昇
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處人心搖惑時、只一識力勝之、

張瑄

張瑄陞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
冠裳聚衆、迎送以徼福澤、瑄禁之、勿聽、出過諸
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

瑄。遭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詣瑄。執弗許。病亦尋差。

妙在遭重疾而執弗許復。故里民之惑遂定。

孫子秀

孫子秀爲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似謔而勇。

李夷庚

李夷庚，天禧中守明州，精于格物，嘗宴三江亭，望夷舶，戲以荔枝殼旋于酒杯，其舟亦旋，俄而舟定，夷庚謂客曰：此當有報。亟坐疊卓下，而閣舟印於上，俄有飛劍來，折印一角，遂起叱怒，沉。飲杯中，夷舟亦沉焉。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謂莫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曰：此花樓神之靈也。夷庚曰：神杲有靈，寧當毀。

不靈共何在、人有諫者、方持毀之、復浚東錢廣
德二湖、大興水利、郡民永沐其澤、

事近於幻、然花神樓之毀自正、

張昂

張昂初治鉛山縣、每有異政、鉛俗尚鬼神、邑中
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於路、昂曰、蠹
財害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
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
昂安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屑、取

生羊向糞道一擊之，羊仆人死，鬲知之，勿發，蓋
俟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鬲受其詞，
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
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
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
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鬲釋其縛，謂曰：
汝能呪杖者死，復呪之生，吾卽宥汝矣，試之，法
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
雷，鬲曰：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誥且取

至。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爲神人，咸請釋之。曷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何如？巫叩首請死。曷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曷取而置之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衆請昇出之。曷曰：何言之易也！躬往瘞于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

剖愚解惑全在上人識力何如曷自不以

利害禍福動心，所以巫之邪術終無可入。

謝士元

謝士元擢建昌知府，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爲神。趨者蝟集，士元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巫憑鬼物言禍福，士元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遙叱之曰：「此僞耳。」僚佐問何以知之，笑曰：「券紙新式，其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訟者輸服。

辨僞券更妙于辨腐鼠

高某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君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苦諫，恐掇奇禍。高愈怒，率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像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笥，箇裏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按事

附闕邪

卷二十一

七

大凡除妖驅邪，惟有堅執不移，直窮到底之一法。蓋禍福之說，深入愚民之心，使非盡抉其邪術，使人洞曉，則疑根必不除，鼓之仍易動矣。此君之妙，在面浮滿而窮治益力，自謂以一身爲邦人除害者，信然。

王旦

王旦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公署每多怪異。惟不聞不見者能消之。

季才元

季才元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
篋。乃化爲二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
縣檄送州。才元獨識其異。故訊其實。免耕者。始
知砂能變化。可謂異矣。

爲治貴多聞見。

李叔堅

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當殺

牧津

附開邪

卷二十六

畫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掛之耳。犬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見婢皆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拈此可令拘忌者，胷中寬廣。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雖非怪也，而則惡。

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曼倩
識騶虞，殆類之矣。

此君亦能博物。

牧津卷之二十六

終